欽定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目録

浯溪題壁記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九十五

崔植

植字公修宰相祐甫猶子立爲嗣長慶初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刑部尚書旋授岳鄂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入拜戸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太和三年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左僕射

請詳定御史班位奏

當臺新除三院御史授上日職事先後去元和十二年御史臺奏請應除御史職事但據上日爲先後未上日不得

計月數者准其年九月七日勅不逾一箇月不在此限行
立班次即宜以勅內先後爲定臣伏以御史除官之時據
來處各有遠近若據一月便爲懲創恐乖舊例殊未合宜
伏緣臺司職事各有定分先後次第不可逾越若行立班
次既依勅令公事先後須繫到日則院長本職翻然在下
制置錯亂無所遵承行之累年轉見其弊伏請自今以後
三院御史職事行立一切依勅文先後爲定以後赴職稽
慢量道路遠近則臺司別具名聞奏須議懲責豈止顛倒
職事而已

對穆宗疏

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人閒知百姓疾苦初承丕業皆能勵精思理太宗文皇帝特禀上聖之姿同符堯舜之道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晏有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王珪之屬爲輔佐股肱君明臣忠事無不理聖賢相遇固宜如此明皇守文繼體嘗經天后朝艱危開元初得姚崇宋璟委之爲政此二人者天生俊傑動必推公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明皇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心

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朽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信姦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於勤王道於斯缺矣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治亂之殊先臣具陳本末臣在童時即聞其説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宏多陛下既虛心履道亦望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

論帝王宜儉疏

良史非貌言漢承秦侈縱之餘海內凋弊文帝從代來知稼穡艱難是以躬履儉約為天下守財景帝遵而不改故

家給戶足至武帝時錢朽貫穀紅腐乃能出師征伐威動四方然侈靡不節末年戶口減半稅及舟車人不聊生乃下哀痛詔封丞相爲富民侯然則帝王不可以不示儉於天下也

李行修

行修長慶中官殿中侍御史左司員外郎

請置詩學博士書

元和三年六月一日鄉貢進士臣李行修謹昧死惶恐再拜獻書闕下臣覆視漢初經籍起口傳壁匿煥然明備其

所由者修廢官立太學朝夕講貫以究聖意歲時程課以嚴師道使之然也迫乎桓靈之世遂使扶持元極匡飭頹俗專委裘以終大運其儒術已試之明效歟近學無專門經無師授以音定字以疏釋經是能使生徒由之中才不能使天下由之致理明矣大率五經皆然臣獨以詩學上聞趨所急也伏惟陛下赦其愚瞽垂恩聽察夫詩者發人之蘊故謂之風手舞足蹈之音作用之光祖宗垂風聲勞歌怨誹之音作用之察吏理審教化是以四海雖大羣生雖廣猶民人之和氣息乎踵達乎顱流乎手足猶草木之

豐澤漸乎根窮乎杪被乎枝葉上下無滯氣內外無遁情如此則詩得其任風得其性也昔殷周相承俱有聖治道洽於下下無怏心王化盛告成功於神明德澤衰反變化於禮素其辭主文譎諫而不訐其教溫柔敦厚而不愚仲尼接於其時謂王者宜以陶治風俗臣下宜以洗濯疑謬道濟於下吾若之何乃採其詩合三百五篇善者全而用不善者全而去非如春秋諸經或革或因相錯而成也其若禮樂征伐天地陰陽有度假於辭可見喜怒哀樂譏刺諷諭無方非其志莫傳志士躬當治亂之時氣有慘舒之

變臻於極而後動積於中而後形故言之成文歌之成聲有一不至則非全矣是以聖人以全動物物莫能固未施敬於人而人敬未施哀於人而人哀頑者以之開明躁者以之舒靜道源於是絕而莫嗣獨有楚屈原頗得詩人之風介於子蘭靳尚之間終以放死故其道不竟洎秦姍笑三代燔燒經籍世儒坑死於是後學軋於相語喑啞相授以及漢興雜全經者七十年師口說者四三輩漢武篤好經術立於學官雖章句大修而比興未喻時揚雄司馬相如由是選耎觀望將迎忌諱勸百諷一推波助瀾文雖有

餘不足稱也然以本學寖盛時因災異屢啟直聲初或不究終得其助故自殷已降有天下者莫長焉厥後君臣道薄詩道陵夷藴義感慨之士至曰吾何從乎上之追屈原不足以全性命下之跡相如不足以匡過失故居常則鬱快其胸襟嚄唶其齒牙代莫通其源臣伏思之以爲詩教未隆於時風雅未洽於下教未隆則士不勸風未洽則言多鈌故聞者卒愕而慍者多暗投而却也自十聖紹業盈二百載經術益試周旋百度吏事反爲緣飾霸道無所竢駿及陛下又登禮巖穴發揚隱伏宸心讜議猶天地相宣

儒風昌言與日月橫騖以辭讓次征伐而不暴以誠明推教化而不浮如此則詩學何爲鬱然積於空虛不用之地乎書殘於古今論失於齊魯漢有毛萇鄭康成師道可觀逮聖朝劉迅者說詩三千言近代言詩者尚之伏惟陛下詔公卿諸儒講其異同綜其指要列四始之元本窮六藝之粹精不使講以多物而無譏蔽之一言而得其言極者爲師法傳經而行其毛鄭不安者亦隨而刊正選立博士弟子員如漢朝故事然後命瞽史納於聰明命司成教之世子是謂端本由朝廷被於民里由京師施之遠方是謂

垂化復采詩之官以察風俗是謂兼聽優登才之選以勵
生徒是謂興古四者旣備大化自流則動天地感鬼神德
豚魚甘堇荼來異俗懷鬼方皆在一致推而廣之神而化
之不難矣微臣不知時變溺於師言謹詣光順門昧死以
聞伏待刑辟

李元素

元素元和二年官御史大夫戸部尚書

請禁以降誕日爲節假奏

元宗肅宗降誕日據太常博士王涇奏按禮經及歷代典

故並無降誕日爲節假之説惟國朝開元十七年左丞相源乾曜以八月五日是元宗降誕之辰請以此日爲千秋節休假一日羣臣因獻甘露萬歲酎酒士庶村社宴樂由是天下以爲常乾元元年太子太師韋見素以九月三日肅宗降誕之辰又請以此日爲天平地成節休假一日自後代宗德宗順宗即位雖未别置節日每至降誕日天下亦皆休假臣以爲乾曜見素等所奏以爲節假者蓋當時臣子之心喜君父聖壽無疆以爲榮慶今園陵既修升祔將畢謹尋禮意不合更存休假之名請付尚書省集百官

與學官參議勑宜依者臣等聞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故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伏以元宗肅宗代宗德宗順宗五聖威靈在天已久而當時慶誕猶存正可言不可行之禮請依王涇奏議並停

張諗

諗官主客員外郎

蕭齋記

蕭字俱載舟還洛陽仁風里第思所以盡其聽玩藏置之宜謂箱櫝臨覩不時又有緘啟動揺之變遂建精室陷列

於垣復本書之意得遥覩之美寂對虛牖勢若飛鸞雖烟露交飛龍鸞縈動輕旆翻揚徵雲卷舒不能狀也李君以至行雅操著名當時逍遥道樞脫落榮利識洞物表神交古人而風致之餘特精楷隸所得魏晉已降名書秘迹多矣亦不越於尺素之間未爲殊情也蓋壁字奇蹤乃爲希實意象所得非常域也故異而室之文而志之夫蕭之爲言也切然而清於文也蔚然而整宜乎銘壁宜乎命齋蕭齋之名與此字傳矣

韋宗卿

宗卿元和中官侍御史戸部員外郎出爲益州刺史

隱山六峒記

天作南北星斗辨之地分方夏山川間之其土殊其鎮異故磅礴博厚隱嶙鬱律連岡走峰千里一息泰之山也發地于霄上爲嶕嶢攢空交映積爲崇嶺越之山也桂林郡郛千岩競秀世情賤目俗態無心故茲山接城郭之間億萬斯年石不能言人未稱焉寶歷紀元給事中隴西李公以直諫匡主圖贊國政時未及泰人安得寧公辭帝鄉白雲爲越嶺時雨六條絃布百城震肅人既安年既豐羽扇

空揺鈴閣不引盼羣山而獨往興發得絕境而素尚心來

茲山在焉且謚爲隱若夫地因人傳山自人顯故有巖結

太素至說稱傅谷闢洪荒及超號張我得茲山以隱名彰

爾其爲狀也左扼郡城之固右對招提之刹前虛明而散

祝融之火後清泚而壓元武之水外孤峰而競聳中六洞

而潛通諒仁智之所樂信靈仙之所宅登山自西舉趾惟

左首至於南華峒峒中水長十餘步瀾不可踰深莫之測

澄爲靈泉播爲陽江水側平坦可坐數十人自南華峒西

轉五十步至夕陽峒峒長數十丈其旁有水與峒終始在

水之東高下有石如砥如礪十數人可趂峒窮有大石高可跂及廣不盈尺鑿穴而望復使下尋有潭東去莫究深廣又北轉而東八十步至於石門自石門又東北五十步至北牖峒峒虛潭幽其水潑墨中有巨魚可三四尺鏤鱗鏟甲朱鬣赬尾人或見者龍以敬之潭之左右怪石萬狀如鳥斯飛如虎斯蹲如衣裳發笥如龍蛇出奔乳竇懸玉石壁流雲潭之南有石室深有便房高有石窗追琢不加清瑩可愛又東南轉一十步至朝陽峒峒中有水旁浸潭側長可數十步三峒之水周圜相通亂於池入於江水中

有石高可三尺其色白其容光圓如薰籠大如巨牀以其水浸於潭側故曰側潭尋側潭之西數十步上有潛洞歷險可至竅窕深邃羽人來暨却上南壁約六七丈有雙碧石盤懸如半壁容水數升其上尋尺有一白石盆常有水升餘酌之不竭味甘如醴色白疑乳煎以病愈飲以顏駐其側可坐五六人左右石壁皆光滑密緻有如磨礱不碍綿絜却下從峒口北轉路絕越險山屐不通構梯架空得至雲戶戶內博敞容三十人旁透虛明洪纖可鑒有貞石榻勒爲棊局對以手談局之左右可以偃仰詠於斯觴於

斯賓從徙侶各有攸處出雲戸下䁖北牖蒙溪如指諸掌戸外有二徑其一直上至山頂山之最高處也桂江屬望縈紆若帶越嶺遐眺點簇如黛寸眸千里周覽一息構亭其上以俟登臨是歲孟秋月慶雲見於西方自卯及西南北極望萬狀競變五色相鮮州吏請圖以獻之公允而不阻既而亭構因目之爲慶雲亭自亭却下至南華峒口又一徑西去十餘步至白雀峒郡人有獲白雀來獻者雪毛霜羽赬觜紅趾且旌雀瑞因志峒名峒口狹隘側身稍通摩臍夾耳可以方之漸下十餘步其右有立石望之如人

次有石室光滑寬敞人或偃息可容數十從此更下有元潭其深莫測潭東西嵓上有一石樓高低可二三尺自下而望如妝點成樓南有二石相去纔數尺被服如人狀意若就樓而看者元潭泓澄水色如墨見者神竦方暑生寒乃作閣道架潭瞬息疾過西南透於石穴中石穴路右復有乳垂亦如朝陽峒者覩其周圍但微小耳愛其光潤則或逾之峒內有穴通嘉蓮峒初嘉蓮峒開而未得其號會有獻同心蓮者遂紀事而名之從峒北出六十步西去有峒其深不測中路多白蝙蝠飛舞在空從東有穴棧閣盤

迴却透元潭之北有兩穴東穴透明長可數丈人不可過莫能究之西穴出於峒口峒内平坦石榻縱横湯茗在兹笙竽以間有石琴薦寘以撫絃聲越金玉自峒西去至夕陽出西山復人寰六峒之能事畢矣自諸水隱山下池謚曰蒙泉派合成流水源有二其一源自夕陽注嘉蓮經白雀歷朝陽旁浸北牖出於南華流沚積爲池其一源自蒙溪溪源在北牖峒東北里餘出於北山自山南流會於南華峒水合而成池池因山麓不資人力高深向背繚繞縈迴五六里間方舟蕩漾靡微風鏡清波棹女唱榜人歌羽

族載依鳧鷺翔泳鱗介是宅魚鼈噞喁野女依叢游絲轉空蘋末風清荷底水紅薁者取饑者採與人同利恨斯池之不大也招提之南長松夾路陰濃蔽日韻響含秋外有連理松異本同幹內有偃蓋松低枝覆空爲寺之光華作山之粉澤松側有竹篔緣盡岸策杖未窮步履猶遠北牖峒口有閒田砥平南北十餘步東西稱是可以施欄檻爲載酒之場可以構簷楹爲更衣之所乃作水閣立風廊闢廚戶列便房華而不逾儉而不逼面兹池以滉漾對他山之青翠絲竹競藝賓僚滿觴歌聲遏雲舞影臨水取樂今

日鄉心暫忘客有中席而言曰夫時景賞樂四者難備東西南北百年不閒既別而復會茲山悵懷而未卜他日請執筆紀大賢獨得之勝并立碣垂隱山六峒之由題曰爲文且示來者

蕭籍

籍蘭陵人長慶中義武軍行軍司馬遷御史中丞出爲襄州刺史

祭權少監文

維年月日門生義武軍節度使行軍司馬文林郎檢校尚

書戸部員外郎驍騎尉賜紫金魚袋蕭籍謹以清酌之奠
敬祭於前相國故山南西道節度使檢校吏部尚書兼興
元尹御史大夫贈尚書左僕射之靈伏惟明靈稟天地絪
緼之和爲唐虞文武之臣宜乎壽登期頥福如崇山安危
所注意致大君於三五之日如何昊天壞我梁木承訃之
日搢紳失望豈僑終蹇謝與謡輟相之足云乎信無等級
以寄言也嗚呼哀哉公昔在貞元實司文衡第甲者七十
有二人惟籍龥生名不聞於將命者公以至公俾居選中
數仞之牆得門而入荷此知已與嵩華爲輕矧乎侍立班

墀常趨後塵退食台庭亟承嘉言昔之少別今成永訣哭寢之慟百身何贖嗚呼哀哉伏以天子有命司戎使車三請會葬元侯不許旣不得見曳杖之日又不得見如斧之封思欲如赤爲志如賜築室邈乎其不可及已身寄於燕趙之交神馳於涇渭之表瞻望遐路心悽目眩其可及乎所可慰者臧孫有後載揚載顯期在玆日以此忍哀齋心遣使儻神理之來顧庶至誠之上達嗚呼哀哉尚饗

盧元輔

元輔字子望奕臣杞子擢進士特恩拜左拾遺累官刑部

侍郎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入爲兵部侍郎

太和三年卒年五十六

胥山祠銘并序

元和十年冬十月朝散大夫使持節杭州諸軍事杭州刺史上柱國盧元輔視事三歲塵天子書上畏羣靈下慚蒸乂乃啟忠祠銘而序曰維唐敷祀典於天下廢淫置明資文事君罔有不舉寢廟旣設我命厥新有周行人伍公字子胥陪吳之職得死直言國人求忠者之尸禱水星之舍將瞰鴟革遂臨浙江千五百年廟貌不改漢史遷曰胥山

今云青山者繆也吁善父爲孝記曰父讐不與共戴天諫君爲忠經曰諸侯有諫臣不失國當訪於宋鄭絕楚出疆在平爲未宦臣在奢爲旣壯子坎壈仗節乞師於吳軍鼓丁寧五戰至郢先詰王建邦啟土著以誥言戴后惟人人虐惟后成湯用爲大義孔子立爲大經子胥修爲大仇騷人賦爲大怨咸令在上慢惡不生則前戈鞭墓非倒行也後戈走昭非逆施也夫差旣王宰嚭受賂二十年內越祀又顛太伯廟血將乾闔閭劍光且失公朝則宴焉入則諫焉孰謂矢毒孰謂刀寒雖言屢出口而車甲巳困於齊矣

蟹稻已奪於歲矣屬鏤之賜竟及其身鴟夷盛屍投於水濱憤悱鼓怒酝濤作神其神迄今一日再至來也海鳴羣飛陽侯夾從聲遠而近聲近而遠奮於吳怫於越夕於楚乃退於是仲秋闞望杭人以旗鼓迓之笳簫和之百城聚覩大耀威靈卷沙墨裂地灰截若岸圻成坑迎潮民格之如吕梁丈人爲靈戈威矛激浪百重渚塞不先跳檣揭舵再飯之間絕其音聲蕩漭千里洪波砥平有滑有腊有鹹有腥遥實乎下庭山海梯航雜林扶桑交臂於卯階金狄在戸雷鼓在堂魏鐏漢豆六代笙簧可謂奉天爵之馨香

獲人神之盛禮佐皇震怒驅叱大邪萬里永清人覩叶一作

斗氣銘曰

武王鉞紂子胥鞭平爲人爲父十死一生矯矯伍員執弓挾矢仗其寶劍以謁吳子稽首楚罪皆中紂理蒸報子妻殲鉏直士赫赫王閭實聽奇謨錫之金鼓以號以誅黃旗大舉右廣皆朱戮墓非赭瞻昭乃烏後王嗣立執書以泣顛越言潤宰嚭讒輯步光欲飛姑蘇待執吾則切諫抉眼不入投於河上自統波濤晝夜兩至懷沙類騷洗滌南北簸蕩東西夷蠻卉服罔敢不來雖非命祀不讓瀆齊帝帝

王王代代明明表我忠哉

劉肅

肅元和中歷江都縣潯陽縣主簿

大唐新語序

自庖羲畫卦文字聿興立記注之司以存警誡之法傳稱左史記言尚書是也右史記事春秋是也洎唐虞氏作木火遞興雖戢干戈質文或異而九邱八索祖述莫殊宣文刪落其繁蕪邱明捃拾其疑闕馬遷創變古體班氏遂業前書編集既多省覽爲殆則擬虞卿陸賈之作袁宏荀氏

之錄雖爲小學抑亦可觀邇來記注不乏於代矣聖唐御寓載幾二百聲明文物至化元風卓爾於百王輝映於前古肅不揆庸淺輒爲纂述備書微婉恐貽床屋之尤全採風謠懼招流俗之說今起自國初迄於大歷事關政教言涉文詞道可師模志將存古勒成十三卷題云大唐新語聊以宣之開卷豈敢傳諸奇人時元和丁亥歲有事於圜丘之月序登仕郎守汀州潯陽縣主簿劉肅撰

大唐新語後總論

史冊之興其來尚矣蒼頡代結繩之政伯陽主藏室之書

晉之董狐楚之倚相皆簡牘椎輪也仲尼因魯史成文著爲春秋尊君卑臣去邪歸正用夷禮者無貴賤名不達於王者無賢愚不由君命者無大小人邪行正棄其人人正國邪棄其國此春秋大旨也故志曰仲尼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撥亂世反諸正莫近春秋春秋憑義以制法垂文以行教非徒皆以日繫月編年敘事而已後之作者無力病諸司馬遷意在博文綜覈疎略後六經而先黃老賤處士而寵姦雄班固序廢興則褒時而蔑祖德述政教則左理本而右典刑此遷固之所蔽也然遷直而事備固

文贍而事詳若用其所長蓋其所短則升堂而入室矣范煜絀公才而採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陳壽意不逮文容身遠害既乖直筆空紊舊章自茲以降漸已陵替也國家革隋之弊文筆聿修貞觀開元述作爲盛蓋光於前代矣自微言既絕異端斯起莊周以仁義爲芻狗申韓以禮樂爲贅疣徒有著述之名無裨政敎之闕聖人遺訓幾乎息矣昔荀爽紀漢事可爲鑒戒者以爲漢語今之所記庶嗣前修不尚奇正之謀重文德也不褒縱橫之晝賤狙詐也刊淫靡之詞歸正也損術數之書抑末也理國者以人爲

本當厚生以順天立身者以學爲先必因文而輔教纖微之善罔不備書百代之後知斯言之可復也

冠同

同寶歷時鄉貢進士

奉義郎試洋王府長史濮陽吳府君墓誌銘 并序

府君諱達字建儒濮陽人也其先與周同姓文王封太伯於吳至武王始大其邑春秋之後與爲盟主及越滅吳子孫奔散或居齊魯閒因爲郡之籍氏焉祖偉皇任虔州虔化縣丞父瑛冤皇任禺州別駕題輿貳邑克著公清積慶

所鍾實繁允嗣別駕娶鍾氏而生四子府君即其長也弱

不好弄長而能賢清白自持有南朝隱之之操雄謀獨運

得東漢漢公之風歴階奉義郎累試洋王府長史始著籍

於豫章晩徙家於京國優游墳典怡性林泉脫棄軒蓋之

榮趣玩琴尊之樂雖二疏之辭榮四皓之讓祿媲之長史

令古何殊不幸以大和四年夏六月有六日遘疾終於勝

業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七以其年十月廿日辛酉祔葬於

京兆府萬年縣洪固鄉北韋村嗚呼梁木斯壞哲人其萎

青烏占窀穸之期白鶴爲弔喪之客夫人扶風郡萬氏閨

門肅穆無慚班氏之賢四德不虧豈謝謝姑之德先以寶歴元年十月廿一日捐館於前里第及今克遵祔禮也夫人實生二男一女長曰仲端次曰仲璵並幼而敏慧有文武幹材或親衛於丹墀或繕經於白武追隙光之莫及痛風樹之不停以其禮經有制空垂志行之文金石靡刋孰紀陵谷之變銘曰

吳氏之先周室配天封伯東南世多其賢春秋之後國始大焉代著仁德府君嗣旃清慎廉退吾無間然秩試王府道優林泉積善何昧逝於中年洪固高原南抱樊川佳城

鬱鬱䆛草芊芊鸞鳳茲祔龜兆叶吉夜月松風萬古斯畢

裴簡求

簡求實歷時官瓊王府長史

請置王府寮吏公署狀

伏見諸王府本在宣平坊東南角摧毀多年因循不修至元和十三年七月十三日莊宅使收管其年八月二十五日賣與邠寧節度使高霞寓伏以在城百官皆有曹局惟王府寮吏獨無公署每聖恩除授無處禮上胥徒散居難於管轄遂使下吏因茲弛慢王官爲衆所輕雖嘗列在官

班皆爲偷安散秩伏以府因王制官列府中府旣不存官司虛設伏乞賜官宅一區俾諸府合而共局庶寮會而異處如此則人吏可令衙集案牘可見存亡都城無廢闕之曹道路息是非之論

韋瓘

瓘字茂宏京兆萬年人及進士第仕累中書舍人與李德裕善李宗閔惡之貶明州長史會昌末累遷楚州刺史終桂管觀察使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宣郡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産多狀山川關錯風俗詭浮故理柬則民潰政放則民怠惧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况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爲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夭落民得休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邱隰遁形空規

殘狀非鄉黨之壽耋不可欵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訾訾
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
吾獲戾而罹悔眞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
功況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
計之具畚挶列綆鍤筥礫甓堅披材葦壤日必巡丈周察
勢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姦勤以勸勞於是雲動
雷行斬莽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
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
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

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鬭横殺衝波泄流引
洫臂發三港支分脈散澤入大田厥功旣成乃有風雨暴
鬬洄激換晨磓磓沸會似闘構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
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爲神物所相雖使江河
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
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爇天旱
魃爲虐歊蒸痺怒蛟龍逭誅而翠激搖岸澄瀾洗月溶溶
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卒歲之
溉千頃豈爲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雁之羣羅生

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檝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其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翁卿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能豈有媿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令連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也功利如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尹久以材能宏張其化吏民甚安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

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脩或參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綸李縱田邸程允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元和八年歲次癸巳六月壬午朔十五日丙申建

修漢太守馬君廟記

東漢太守馬君臻能奉漢制撫寧越封仁惠公利俗民陶闕一字殊績章白書於舊史其尤異則披嶮夷高東波圜境巨浸横合三百餘里決灌稻田動盈億計自漢至今千有餘年縱陽驕雨淫燒稼逸種唯鏡湖含澤驅波流滀注於

大海災凶歲穀穰熟俾生物蘇起貧羸育富其長計大利及人如此孔子稱民之父母馬君有焉開元中刺史張楚深念功本爰立祠宇久而陊敗今皇帝後元九年觀察使平昌孟公誅斷姦刦寬遂民類敎化修長蜑吏畏慕嘗以馬君忠利之績神氣未滅壽宮不嚴何以昭德十年十一月乃崇大棟梁誅翦穢梗禮物儀像咸極絜好後每遇水旱災變輒加心禱精意所向指期如荅則君子惠物本同於化樹功本同於治對德相望是宜刻石二十年二月三日記

浯溪題壁記

分司優閑誠爲忝幸宦途蹇薄分亦可知因吟作官不了却歸來還是杜陵一男子余洛川弊廬在崇讓里有竹千竿有池一畝罷郡之日攜猿一隻越鳥一雙疊石數片將歸洛中方與猿鳥爲伍得喪之際豈足介懷大中二年十二月七日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九十六目錄

李德裕 一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九十六

李德裕

德裕字文饒趙郡人宰相吉甫子文宗朝拜兵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封贊皇伯爲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罷爲興元節度使徙鎮海軍武宗立召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兼左僕射守司徒進太尉封衛國公宣宗立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馬又貶崖州司馬卒年六十三

黃冶賦 并序

蜀道有青城峩眉山皆隱淪所託辛亥歲有以鑄金術干

余者竊嘆劉向累世懿德爲漢儒宗其所述作根於聖道猶愛信鴻寶幾嬰時僇況流俗之士能無惑於此乎因作賦以正之

漢武帝遭世承平百蠻以寧自謂德成堯禹功高湯武聞升龍於鼎湖乃甘心於斯語有方士李少君譎詐丕誕乘邪進取盛稱化丹砂爲黃金可以登青霄而輕舉時董太夫侍側帝曰子知其術乎仲舒進曰臣惟聞天地變化聖人鎔範方士之言臣以爲諂至如圓方爲爐造化爲冶鼓風爲槖熾陽爲火元黃之氣絪緼和粹稟而生者爲仁爲

智是以生寶實繁終古不匱天地之鎔範鼓鑄也如是及夫堯舜之化大道爲爐中和爲冶聲教爲橐文明爲火以法天爲造以得賢爲寶是以得其鴻名後天難老至於仲尼無位大莫能致猶鑄顏與冉底於極智聖人之鎔鑄也取類若乃不務德業營信秘籙祈年永久以極嗜欲斯則不由於正道無益於景福帝曰善乃罷方士而去之故得漢道隆盛令名不虧

畫桐花鳳扇賦 并序

成都夾岷江磯岸多植紫桐每至暮春有靈禽五色小於

元鳥來集桐花以飲朝露及華落則烟飛雨散不知其所往有名工繪於素扇以貽稚子余因作小賦書於扇上

桐始華兮綠江曙粲鮮葩兮泫朝露樹煜煜兮霞舒鳥爛爛兮星布彼嘉桐兮貞且猗當暮春兮發英蕤豈鵷雛之珍族又棲託乎瓊枝被零露兮甘且白涵曉月兮灑鮮澤豈青鳥之靈儔常飲吮乎玉液有嘉穀而不啄有喬松而不適獨美露而愛桐非人間之羽翮逮花落而春歸忽雨散而川寂悵丹穴之何遠想瑤池而已隔爰有妙工圖其麗容宛宛兮若餐珠於芳蘂飄飄兮疑振羽於光風感班

姬之素扇空皎潔兮如霰亦有美人增華點絢雀伺蟬而輕鶩原註南朝畫扇尤重蟬雀女乘鸞而微眄未若繪斯禽於珍箑動涼風於羅薦非欲發長袂之清香掩高歌之孤囀庶玉女之提攜列崑墟之瑤宴乃爲歌曰青春晚兮芳節闌數紫華兮蔭碧湍美斯鳥兮類鵷鸞具體微兮容色丹彼飛翔於霄漢此藻繪於冰紈雖清秋之已至常愛玩而忘餐

通犀帶賦并序

客有以通犀帶示予者嘉其珍物古人未有詞賦因抒此作葢盡其美焉

君子以良玉比德豈不以溫潤而近人惟駭雞之至寶亦含章而可珍包黃中之粹色發奇彩之彬彬芝草繞葩而獵葉烟霞異狀而輪囷雖復孕元兎於月魄隱青鸞於鏡塵顧霄漢之悠遠悵工人之弗眞匠者以其靈可禦邪光能遠燭剪截本末發揮藻縟砥若礪金劖如切玉析以爲帶加之盛服御之則袝附一作身褫之則韞櫝似達人之卷舒不專玩乎掌握矧乎白璧雖美尚不掩瑕何玆物之無玷豈待瑩而增華溫兮如玉氣舒虹粲兮若晨光爍霞彼廓落之繁飾諒無足以稱嗟若乃名山岑寂珍圖譎詭柳

谷則麟馬綮然扶風則魚龍隱起徒有象而無施故雖奇而莫擬然則美服珍玩近於禍機虞公滅而垂棘返壯武殘而龍劍飛先哲所以闡象則服防患則微經傒委珮而去宣子辭環以歸

鼓吹賦并序

鼓吹本軒皇因出師而作前代將相有功則假之今藩閫皆備此樂余往歲剖符金陵有童子六七人皆於此藝特妙每曲宴奏之及再至江南並逾弱冠悲流年之倏忽憶前歡而悽愴乃爲此賦

追昔吳會之年思爲衛霍之將懷瀚海而發憤想狼居而在望厭桑濮之遺音感簫鼓之悲壯每聞兹樂心焉猶尚爰有侲童原註出西京賦頡秀含聰思慮未敢專和發中繁會曲折變態不窮交錯爍電揮手成風或累發而碎隱或徐弁而從容管孤引以嘒嘒鼓輕投而逢逢若乃清景妍和嘉客來萃登高臺而互動對芳樹而並吹見鵬鶚之爭厲聳壯士之憤氣原註鵬鶚爭壯士怒皆鼓吹曲名忽疑翔雁叫於寒烟胡沙蔽於天地其始也若伐木丁丁響連青冥喧禽萬族聲應崖谷其縱也狠羊鬬角奔兕相觸轉石振於崩溪燎野焚

於寒竹其終也如風飈暫息萬籟皆肅天地霽而雷霆收川波靜而魚龍伏昔我往矣子衿青青我今來思突而弁兮諒昔人之多感覩移柳而興悽惜歲年之易往歎親好之常睽於是勉其成人再命迭作念所思而不見慨悲翁之蕭索原註所思悲翁並曲名音豈殊於今昔情自有於哀樂乃知孔將比於鳴蛙陸反思於唳鶴彼衰退於憂傷並榮華之昭灼

白芙蓉賦并序

金陵城西池有白芙蓉素萼盈尺皎如霜雪江南梅雨麥

秋後風景甚清漾舟綠潭不覺隆暑與嘉客泛玩終夕忘疲古人惟賦紅蕖未有斯作因以抒思庶得其彷彿焉

朱明夕霽佳木凝陰蘭未歇其秀色鳥尚流其好音泛回塘兮清景暮環修渚兮碧流（一作雲）深誠有感於逝節思更新於賞心是時黛葉已繁瓊英始發搖瑞彩於波上挺纖莖於蘋末忽疑巨蜯濯（一作捧）漪暫覩其明月復似處子映松遙覩其冰雪煥列宿於長河耀良玉於方折點白露於葭菼散飛鴻於林樾余乃鼓輕枻入澄瀛（原註楚詞曰楚人呼池澤中曰瀛）度柳杞（一作杞柳）越蘭蘅徘徊容與放志遺縈近汀洲而菱

窞出蓮徑而潭平飛鸂鶒起鵁鶄揮水珠而濺葉動波紋
而抗莖傳羽危而適性合金絲而寫情管度風而音遠歌
臨流而轉清既而稍憩（一作出）川陰暫遊霄外極望漪瀾靜
無夕靄又如遊女解珮於漢曲宓妃採蓮（一作芝）於湍瀨舒
薀藻以爲席倚立荷以爲蓋發巧笑之芬芳感嘉期之來
會嗟夫楚澤之中無蓮不紅惟斯華以素爲絢猶美人以
禮防躬銀輝光而流燭玉精氣而舒虹雖有貴其符采且
未匹其華容由是南國之姝以爲麗觀延華頸於沼沚曳
羅裾於磯岸且謂降元實於瑤池徙靈根於天漢悵霄路

兮永絕與時芳兮共玩聽高柳之早蟬悲此歲之過半彼妍姿之昭灼待風雨而消散乃爲歌曰秋水濶兮秋露濃盛華落兮嘆芙蓉萏花紫兮君不識萍實丹兮君不逢想佳人兮密靜處顏如玉兮無冶容

重臺芙蓉賦 并序

吳興郡南白蘋亭有重臺芙蓉本生於長城章后舊居之側移植蘋洲至今滋茂余頃歲徙根於金陵桂亭奇秀芬芳非世間之物因爲此賦以代美人託意焉

昔柳惲爲吳興太守顧座客而嘆曰遊汀洲以採蘋憶瀟

湘之故人悲白日之已晚惜青春之不返且欲拾瓊蘂於桂山折瑤華於蘭畹客乃稱曰彼有清川爰生瑞蓮紅葩煒而㬝㬝翠葉小而田田原註此花大於常蓮而葉小於衆荷願得薦佳名於君子悅麗色於當年於是縱蘭棹泛淪漣吟朱鷺於簫一作管鳴䴔鶄於瑟絃臨漪瀾以遠望嘆華豔之何鮮是日際海澄廓微風不起涵麗景於碧湍爛朝霞於清沚鮮膚秀頡攢立叢倚疑西子之顏酡自館娃而戾止遠以意之若珠闕玲瓏疊映崑峯粲玉女之光色抗霓旗以相從迫而察之若桂裳重複鬱撓丹谷思江妃之窈窕發紅羅

之紛郁爾其映蘭芷出蘋萍掩萋萋之衆色挺嫋嫋之修莖泣清露以擢秀流鮮飈而發精雖草木之無情亦獨立而傾城若乃行潦既收秋光始靜見凉野之夕陰悵回塘之餘景思摘芳以贈遠更臨流而引領翡翠失其輝鮮珠璣奪其光頳惟斯物之特麗宜獨秀於寥天在靈境而何降居下澤而何偏有繁華而不實嗟淑類而莫傳念莊姜之無子非巧笑之未妍彼天意之所屬諒難得而知焉（原註：此花無實徙根又不三數年故人間罕有）乃爲歌曰吳山秀兮煙景娟因淑女兮感斯瑞蓮雖多兮無厥類蘭徒芳兮何足貴人已去兮

代不留獨含情兮託茲地

山鳳凰賦并序

仰山在郡之坤隅高松翳景名翬所集有麗鳥殊色原註殊色出應瑞鸑鷟賦文如縟綉邑人呼爲山鳳凰愛其毛羽重於身命雖遭矰繳終不奮飛比夫雄雞斷尾則殊知異心矣余感而賦之以貽親友

懿靈山之岑寂實珍禽之可依何文章之英麗信羽族之所稀混赤霄而一色與白日而增輝煥若玉女攜宓妃凌丹壑兮遊翠微振桂裳兮垂組綬騰鑣駕兮曳鸞旗粲若

天桃發兮山巳春朝霞爛兮露欲晞或飲於澗或集於磯糅芙蕖之絳采掩虹霓之夕霏既而衡網高懸虞人合圍身挂纖繳足履駭機畏采毛之摧落不凌厲而奮飛乃知玉之敗也以致其瓊弁翠之焚也猶襲其寶衣何異夫懷祿躭寵樂而忘歸玩軒冕而不去惜印綬而無時嗟乎乘君子之器與茲鳥而同譏

孔雀尾賦并序

故人以孔雀見遺死於中途將命者提挈一作攜空籠與翠尾皆至余憫而爲賦

感君子之嘉惠意未忘於所知攜珍禽以贈余諒有貴乎羽儀去舊國之岑寂歷三湘之嶮巇念未飛之眾雛懷獨宿之羇雌忽哀鳴而望絕遂委翼而長辭異黃鵠之高翔揭空籠而載馳想綷羽而不見覩修尾而增悲蘭色芊鬱金華陸離垂之兮疑拖綠盭音戾綬名舉之兮如飛翠緌嗟紱冕之寄身與鎩翮而一概雖暫榮而可樂終以飾而賈害況復德輶如毛而鮮舉福輕乎羽而莫載何必負斯尾之翹翹冒長途而效愛

智囊賦并序

余嘗感漢晁錯魏桓範皆號爲智囊不能全身竟罹大患揚子稱或問多以智殺身雄對曰皐陶以其智爲帝謨箕子以其智爲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余久欲賦之比屬逾紀總戎顧言不暇今俟罪江徼徬徨歲深筐篋之中典籍皆闕聊以所記古今興敗粗成此賦

夫天之清氣爲人而人之清氣爲智苟虛心而冲用必窮神而索至況恬養以保身豈憂患之能累何興敗之相詭乃躁靜而殊致或明遠而無疵或馳騖而役思故由於彼而入聖門出於此而爭利器若乃淡然元默應變無方韜

隨和而不耀匣千越而實藏雖不止如炙輠猶淵然如括
囊君子所以有斯號者葢欲保無咎於末光夫智可以養
生乃能周物道無夷險用有工拙得於身也祭以免而荀
以全失於邦也臧不容而湯不沒彼前軌之昭然曾未戒
於危轍嗟乎水濟舟以致遠亦覆舟於畏途智排患以解
紛亦有患於不虞將不殆於無涯信莫尚於冥樞或有好
學務敏擇仁乃盧斯先哲之所履亦庶幾於不渝然則天
智閑閑不嬰世故舉始終而後入先奔沉而預慮或衛足
之無術故離形而盡去呂易宗於奇貨疾知來於武庫雖

乘勢與億中非淑人之所務鴟夷子喟然嘆曰昔我經世

徒聞智憂索遺珠而不得復明燭其焉求與萬物而道天

又何謨於大猷今我所謂智者乘五湖之浩蕩永終老於

扁舟

積薪賦并序

此郡巖壑重複榛林鬱盛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

而下詣余求售余因積薪於庭竊有所嘆乃爲積薪賦賦

曰

邈巖居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絶學以自禦誠未暇於

披榛悲顔子之飯煤感萊蕪之生塵時束藴（一作縕）以請火訪蓬茨於善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余訊之曰樵採賤業常棲隱淪詩旣嘉於刈楚傳亦嘆於析薪爾豈延瀨之客不取金而且貧又豈叔敖之子以好廉而苦辛何乃負擔不已其生實勤客顧余而嘆曰貴則近禍富多不仁寄迹於此以養吾眞善大雅之知言信芻蕘之可詢旣而交加累積高下齊均矗若井幹疊似龍鱗避沆泉而無浸先曲突以斯陳苟知防患之術終無焦爛之賓嗟長孺之昧道常喻此而求伸雖後來而高處亦居上而先焚使薪爲能

言之物豈容入爨而揚芬未若生幽崖之側糾芳桂之輪
不近野田之燎免罹匠者之斤冒霰雪以終歲齊天年於
大椿

欹器賦并序

癸丑歲余時在中樞丞相路公見遺欹器贈以古人之物
永懷君子之心嘗欲報以詞賦屬力小一作少任重朝夕盡
瘁固未暇於體物今者公已歿世余又放一作旋逐忽覩茲
器悽然懷舊因追爲此賦置公靈筵詞曰
昔周道砥平旣安且寧赫赫公旦配德阿衡謂難守者成

難持者盈始作玆器告於神明至仲尼憲文武之道思周公之德入太廟而觀器覩一作見遺法而嘆息且曰月滿而虧日中一作盈則昃彼天道而常然欲久盛而焉得乃沃水於器微一作俯察要終挹彼注玆受一作授之若沖虛則䶢㡇似君子之困蒙中則端平若君子之中庸既滿則跌一作滿則傾跌霆流電發器如坻隤水若河決非神鼎之自盈異衢樽之不竭葢欲表人道之隆替明百事之有節然玆器也不以中而自藏不以跌而自傷其過也如彼薄蝕其更也浸發輝光得其道者居則念於豐蔀動乃思於謙受顔既復

而不遠惠屢黜而何咎知任重之必及悟物盈之難久雖神道之無形常參然於前後昔與君子同秉國鈞公得之爲賢相余失之爲放臣覩遺物之猶在懷舊好而悲辛思欲克己以復禮永報德於仁人

蚍蜉賦并序

此郡多蚍蜉余所居臨流實繁其類或聚於衽席或入於盤盂終日厭苦而不知可禦之術因戲爲此賦令稚子煜和之

惟江潭之下國況幽居於澤畔何螻蟻之微物亦有徒而

凌亂或泮散於經筍或賁緣於食桀余乃戲而問之曰爾能居厚地而漏山阿無乃處吾身而爲大患蟻不能言辭以意宣其旨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嘗濟齊師之乏亦聞媯德之羶覩封穴而知雨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學者得而稱焉戴粒而遊若巨鼇之冠神岳繞磨而行若日月之麗清天若乃依垤緣壁滛滛奕奕其聚無聲其行無迹值晏溫而出遊當祁寒而入隙迅雷作而不駭微雨灑而自適生雖瑣細亦有行藏止若羣羊之聚進加旅雁之翔乘其便也雖鱣鯨而可制無其勢也雖

蛭蟥而不傷令顧悔過戢於垣墻豈同青蠅之點白汙君子之衣裳

振鷺賦并序

此郡帶江緣嶺野竹成林每向夕有白鷺羣飛集於林杪今所居在峯岑之上臨眺一川翫其往來有以自適因爲此賦

日之夕矣川陸載陰有羣飛之振鷺顧儔匹而弄音始遵渚以亂下若濤起於清潯俄矯翼以歸來疑霰集於平林爾其遊止有度不徐不疾散雪彩於江烟皎霜容於寒日

映楓葉而暫見入蘆花而還失嘆美羽之翩翻感余生之憂慄若乃不爲鷁退常與鴻冥乍回合兮如練忽寥落兮如星陋汀葭之靡靡棲岸竹之青青又似素旄陳於曠野白筆森於廣庭悲夫綠篠枝弱巢非所據旣蕭瑟而多風亦扶疎而受露豈不知陂澤可宿荆榛易固惡下流而不居恐搏獸之當路逮乎天清潦收獨立漣漪意態閑暇羽毛褷褷或暫往而得遊儵或終夕而守空陂隱青沙以延佇若田父之輟畚重曰振鷺于飛于彼滄洲聊自適於遐曠本無心於去留思有客於微子愧植羽於宛邱信茲禽

之可玩何必從海上之羣鷗

問泉途賦 并序

問泉途思沈侯也 原註沈使傅師也 余與沈侯同侍禁林俱守藩翰出入光寵垂二十年君性樂山水尤好絲竹良辰美景不廢賞心常嘆人世險艱多言可畏固未得盡其所懷也

昔尚子平稱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未知存亡何如耳陶靖節亦稱人生實難生如之何今作賦以問之

昔我與子同升玉堂同先帝之英盼被胥漢之輝光君犨駕於長沙余建旆於朱方且欲極山水之臨泛盡人生之

樂康謝旣好於絲竹陶亦間於壺觴雖爵服之已貴何憂思之未忘寶瑟獨奏於門庭玉顏不畜（一作出）於洞房今則逝矣前榮可傷於是託意宵夢久而乃寐問冥昧於故人求神道之髣髴或曰生特在於行樂死何用於虛謚或言唯令名之不泯非苦節而安致彼終古之茫茫竟斯言之誰是又曰君有瑶席尚可陳兮君有清香尚可焚兮昔之艷姬復得見兮昔之哀歌復得聞兮誰爲朋友展戲謔兮豈有樽酒接殷勤兮余聞神之清者上爲列星德之粹者復爲賢人萬化轉續如在鎔鈞或壽或夭或鄙或仁亦受

氣於蠻貊仍託形於介鱗獨譏人没於泉下不得同於物化懷君子之素風方俟命於昊穹無乃困武叔而見宏石迫無極而値尢躬有明龍而害正有儀尚之蔽忠苟不罹於此患固無傷於道窮

傷年賦 并序

余玆年五十久嬰沉痼楚澤卑濕杳無歸期恐田園將蕪不遂懸車之適乃爲此賦

五十已至生涯可知在安樂而猶嘆况形神之支離傷壽有賈生之痛招魂無宋玉之詞邈故園之寥遠念歸途之

未期顧稚子而悽惻想田廬而涕洟有客戾止問我何悲仲尼晚而喜易郤縠老而敦詩原註國語公問元帥於趙衰對曰郤縠可行年五十矣守學彌篤苟朝聞於聖道雖年往而未衰余乃對曰心之憂矣子豈知之嗟世路之險隘剢驚駘之已疲法先哲以行止經險阻而勿違陽息駕於折坂思保身於不危文飛鸞於崎道若遺風一作大風而載馳幸回車之未晚與此路而長辭嗟乎亢必有悔盈難久持李躭寵而忘返豈黃犬之可思種嬰患而且一作乃寤渺滄波而莫追儁畏勢一作畏形勢而自引非罻羅之所羈宜見險而高舉顧軒冕其如遺雖高

華之難企在哲人之所爲何必求季主之盡性訪詹尹而決疑商有山兮逶迤從園公兮採芝湘有水兮漣漪繼漁父兮維絲既已覺於今是豈遑遑於路歧

懷鵶賦并序

荆楚多飛鵶余所居在岑巒之中蓋茲鳥族類所託不足嘆其蕃也天寶末韋郇公謫守蘄春時李鄴公亦以處士放逐嘗中夜同宴屢聞鵶音郇公執爵流涕嘆曰長沙下國鄴公曰此鳥之聲人以爲惡此好音聽之則無足悲矣請飲酒不聞鵶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聲終夕不厭

余因其夜鳴不已感前賢亦罹其患乃爲此賦

我樂遐深幽居北岑積杉松之翠靄蔽箘簬之清陰風氣常合類陽易沉何飛鴞之茂族盡棲息乎繁林余以修短委命行藏縱心既無情於忌鵩非有嘆於巢鴒初未嘗張羅於叢薄射宿於川潯誠不忍於思炙惟載懷於革音嗟夫天地之間禽有萬類彼鵷（一作鶢）鳳之靈姿故特稟於間氣標靜素於鴻鵠賦妍華於孔翠獨茲鳥之可傷無一美而自庇或曰人之所處不宜來萃故聞其音而凄慘覩其貌而睥眙由是翔集無所摧頽逼臧晝戢翼於蒙籠夜相

鳴而悲思余乃嘆曰天有定命聖不能知彼冥數之未兆非畏之而可移梟集牙而戰勝虵入筍而福綏（一作復綏）造化默以潛運倚伏難以預祈（一作期）況乎愛子及室恩斯勤斯齊萬物以遂性豈美惡而異宜至人入鳥而不亂至治層巢而不窺我若不容於深谷使其伏竄而何之

觀釣賦 并序

余所居在江流之上每值清景必杖策獨遊見蘆人漁子則樂而忘返莊生稱就藪澤樂閒曠釣魚閒處此江湖之士避世之人也班嗣亦稱漁釣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是

知古之賢人皆樂於此彼之垂釣者未可量焉因爲觀釣賦

臨江皐以四望愛春水以悠悠赴滄海以東會引清湘而北流原註此水北流想鴟夷而可覿冀漁父之出遊將欲訪行止於二子永棲遲於一邱徘徊春渚忽値釣舟奏小海之悲曲發阿激之櫂謳觀其垂綸川上或縱或收悟直鍼之莫致原註直鍼楚詞察芳餌之自求追感夫子遑遑歲暮麟鳳不來弦歌誰怨客有皓髮愕而招路問孔氏之何治獨危貞而未悟悲聞道之已晚乃引舟而遠去子寂聽其拏音季擾

綏而不顧逮乎屈平既放飄爾南征不汎汎以隨波或皎皎而揚清漁父嘆其違俗大夫甘其徇名遂鼓枻而孤往猶放歌乎濯纓若乃川霧始收秋光向夕蘭露泫而風清竹烟散而潭碧映微月於湍瀨瀉哀猿於巖壁喜良夜而不歸更鳴根而遠適或有畧小務大邈乎難量任公期年而釣鰲呂望徊時而得璜且夫一竿之說所貴不綱九罭未具難希鱒魴顧余情之無欲彼大小而皆忘雖餌食而不取思寄適於濠梁

斑竹筆管賦 并序

余寓居郊外精舍有湘中守贈以斑竹筆管奇彩爛然愛玩不足因爲小賦以報之

山合沓兮瀟湘曲水潺湲兮出幽谷緣層嶺兮茂奇篠夾澄瀾兮聳修竹鷓鴣起兮鉤輈白猿悲兮斷續實璀璨兮來鳳根連延兮倚鹿往者二妃不從獨處茲岑望蒼梧以日遠撫瑤琴兮怨深灑思淚兮珠已盡染翠莖兮苔更侵何精誠之感物遂散漫於幽林爰有良牧採之巖址表貞節於苦寒見虛心於君子始裁（一作操）截以成管因天資而具美疑貝錦之濯波似餘霞之散綺自我放逐塊然巖中

泰初憂而絶筆殷浩黙而書空忽有客以贈鯉遂起予以雕蟲念楚人之所賦實周詩之變風昔漢代之方侈增其炳煥綴明璣以爲柙飾文犀以爲玩原註傅子曰漢末一筆之柙雕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爽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飾必象牙之管也徒有貴於繁華竟何資於藻翰曾不知擇美於江潭訪奇於湘岸況乃彤管有煒列於詩人周得之以操牘張得之以書紳雖茲物之日用與造化之齊均方資此以終老永躬耕於典墳

柳柏賦 并序

夫受天地之正者惟松柏而已故聖人稱其有心美其後

凋豈無他木莫可儔匹予嘗嘆柏之爲物貞苦有餘而姿華不足徒植於精舍列於幽庭不得處園池之中與松竹相映獨此郡有柳柏風姿濯濯宛然蒹楊而冒霜停雪四時不改斯得爲之具美矣惜其生而遐遠人罕知之偶爲此賦以貽親友

惟天地之生物均覆載而不私雖草木之殊性皆榮落之有時感松柏兮（一作之）得眞（一作自得）經隆冬而乃知常集霰於窮節終秉心而不移覩夫竹嬋娟以挺秀松英茂以含滋可蔭蔚於臺榭故封植於園池嗟綠柏之貞苦爰自託於

幽崖或森森於寒壠或蕭蕭於江(一作神)祠何炎徼之僻陋或珍木而在茲齊蓊蔚於蘭若儷芬芳(一作貞姿)於桂枝遠而象之聳幹參差疑翠旌之陸離迫而玩之布葉低垂若羽(一作孔)蓋之威蕤又似翠列巢以羣棲鸞奮翼而來儀含輕煙於夕景泣零露於朝曦待(一作逮)秋實之繁衍綴青珠以纍纍嗟乎材不可備人亦如斯子張之容雖盛柳惠之貞則虧有長孺之正色無思曼之風姿嘆此物之具美以幽深而見遺非欲企瓊林於塵外方玉樹於前墀望舊國兮無際思故人兮未期曾不得倚樹而(一作瓊樹)泛瑤瑟攀條而

獻蘭芝慨路遠而莫致抑毫端而孔悲顧謂稚子煜起爲謡曰楚山側兮湘水源美斯柏兮託幽根條總翠兮冬轉茂實垂珠兮秋始繁彼變化兮不測焉知非張緒之精魂

白猿賦 并序

此郡多白猿其性馴而仁愛所止榛林不猝果熟乃取不敢與猴相狎猴亦畏而避之昔傅休奕有猿猴賦但悅其變態似優以爲戲玩且不言二物殊性余今作賦以辨之爾賦曰

昔周穆之南邁將奮旅於湘沅既隻輪而無返化君子以

爲猿嗟物變而何常故族類而始蕃或哀吟於永夜或清嘯於朝暾峯合沓以連響水潺湲而共喧矧三聲之未絕感行客之銷魂覩其雖爲異物而猶善處動不爲暴止皆擇所棲松欝而不殘楂梨熟而後取顧狖䶂與猱㹮信莫得而儔侶若乃靈變難測神通有知（原註淮南子女試劍稱有神曰猿）而方接舉修篙而止馳養矯矢而未發盼喬柯而已悲淩峻壑而電耀掛長蘿而匏垂避側足而不履尚有畏於阽危施於射則李控弦而盈貫用於道則華養形而不衰（原註華陀五禽戲中有戲猿也）彼沐猴之佻巧雖貌同而心異旣貪婪而鮮

讓亦躁動而不忌嗟斯物之旣馴有仁愛而可畏故鄧生以違性輿感齊后以望恩掩泪嗟乎人之化也實可悲辛或少貴而老賤或始富而終貧中行之後困於畝畝叔敖之子疲於負薪何止鯀化熊而爲厲哀成虎而不仁變欽鵶於瑶席鳴杜魄於巴岷乃知人世之可厭不足控摶而自珍